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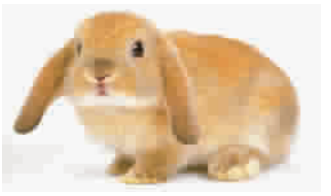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亲近的垂耳兔

◆广东·佛山市·郭红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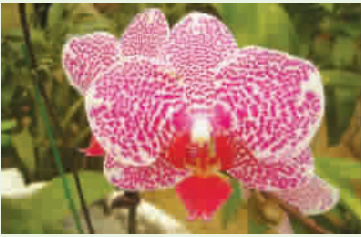
这只垂耳兔来我家快两年了,是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送的,听说产自荷兰。它刚来时,因刚出生不久,体型非常小,像一个新生的可爱的婴儿,全身咖啡白,圆圆胖胖的脸,鼻子扁平,一双小腿短短的,鼻一点不影响它的帅气可爱。最惹人喜欢的是它对谁都是自来熟,且亲吻功夫了得,尤其一见到穿绿色衣服的人就特别亲切,要亲脸。

这种亲吻功夫是我女儿乐乐培养出来的。记得它来我家不久,乐乐已跟它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,常抱怀里不放。一天乐乐问我妈妈,小兔子吃什么。我告诉她,兔子最喜欢吃胡萝卜和绿色菜叶。话音未落,她就跑到厨房,找了一片绿色菜叶准备喂兔子。我突然想起上次送宠物兔子的伯伯说过,这种兔子很好玩的,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它玩亲吻的游戏。于是我让乐乐手拿菜叶,逗着兔子玩:“来,亲爱的宝贝亲一个。”果然兔子就伸过嘴来咬,试了二十次左右,就能亲到乐乐的手。第二天傍晚,我让女儿在大厅里继续训练兔子,我则到厨房忙活去了。忙完到大厅一看,目瞪口呆,只见乐乐嘴里叼着菜叶,对小兔子说,来,亲一个。每试一次,乐乐都咯咯大笑。我却有点郁闷,要是咬伤嘴怎么办?嘴对嘴会不会传染细菌?但乐乐非常喜欢,我就改一个折中的方法,让乐乐把菜叶贴在小脸上,训练兔兔亲脸。开始效果很差。但乐乐乐此不疲,半年过去,经常与我们玩亲脸游戏。而且还不害羞,不管谁逗它,它都愿意亲一口。

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今年春节年初四。我的女友到我家拜年,她刚进门,正在大厅的小兔一下子窜到她跟前。女友非常喜欢,刚蹲下身抱起它,它就拼命往女友脸上磨蹭。乐乐吃醋:第一次与阿姨见面就这么亲……不过女友可能有点不习惯,赶紧放下它,坐到沙发上,结果它还是追上来仰起头亲热地看着她。难道跟她一见钟情?我认真看了看女友,明白过来,大笑,原来外面太冷,女友全副武装——一件绿色大衣,一条绿色印有树叶图案的丝巾裹在脸上,肯定是兔子以为有菜吃就条件反射般想与美女接吻了。女友临走时,小兔还依依不舍地看着她,仿佛在说,别跑,我还没亲你呢!我们全家都大笑起来。



我家养了6年的爱猫毛毛走失了,我和妻像被剜去了心似的,为了平复伤痛,我们把目标移向了花花。花花是在我家院墙上的流浪猫之一,它火黄鲜褐的皮毛,晶亮如电的目光,配着雄硕的身型,好帅!我们叫它花花。妻喂食时总把最精美的端给花花吃,可花花无法独享,众多猫咪都来抢食。我们心疼呀,花花,到我家来吧,我们喂你上好的猫粮,经常给你洗澡,买一只冬暖夏凉的小眠床给你睡,冰雪天则让你在温暖的被窝里惬意地打呼噜——多幸福呵!我们决心收养花花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花花逮住。可花花在我家吃的第一餐,并非想象中的狼吞虎咽,



郁伟华台湾花卉作品选

走近非洲野生动物

◆[江苏·镇江市]赵世萍

南非的春天非常美丽,我在那里看到了广袤粗犷的非洲大草原,在大草原上有无数的野生动物。

我们乘大巴前往著名的比林斯堡野生动物保护区。这里是南非三大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,占地600多公顷。区内完全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,各种野生动物各得其所自得其乐。导游说,如果幸运的话,我们可以看见“非洲五霸”:大象、狮子、猎豹、非洲水牛和黑犀牛。

坐在行驶中的车上观察动物,既兴奋又有点紧张。导游告诉我们,几年前就是在这里,来自某西方国家的一位女教师因控制不了激动的情绪,下车拍照时被野生动物咬伤。我们听了个个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开车的黑人司机很配合,速度缓缓的。我们所有人都睁大眼睛觅食般望着路两旁。忽然有人发现了羚羊,好可爱呀,它们都在好奇地东张西望。

不知哪位眼尖,又看到了大象,还有斑马、角马、河马、瞪羚……全车人的兴奋度顿时达到了高潮。我突然发现灌木丛中有一头与众不同的动物,看上去有点像野猪,还长着两只长长的獠牙。导游说,这是疣猪,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几个月没有水的情况下依旧能存活的猪。

汽车继续前行。一碧如洗的蓝天下,是散发着原始野味气息的茫茫无际的草原,散落的绿色灌木丛点缀其间;远处可以看到平静的火山湖和低矮的丘陵,我们的车蜿蜒盘旋其中,视野极好。这里有最纯净的大自然,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、草丛中、大树下,随处可见完全处于野生状态下的动物——群群长着箭状尖角的羚羊在专注地啃噬着树叶,笨拙的犀牛跷着长长的鼻子在埋头吃草,优雅地



晃动着脖子的长颈鹿,有着华丽条纹外衣的斑马,一群群,一对对,一头头,或悠闲地散步,或静静地进食,间或从树从缝隙中瞄一眼司空见惯的人类。这里是它们的天下,尽管它们不知道这本来就应该属于它们。

这次我们很幸运,碰到了一个庞大的非洲象群。只见十几头大大小小的非洲象,慢慢悠悠地在散步、觅食。小象躲在母象的肚皮底下,半倚着母亲粗壮的大腿,至亲至爱的情景好让人感动。这些在完全野生状态下生活着的动物距我们只有二十几米,对于它们来说我们是客人,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

花鸟虫鱼

(第三百八十六期)

鱼乐图

刊头国画:蔡剑明



我从小就非常喜爱绿色,可以说毫无由头地喜爱,大概是天性骨子里的基因所致。而对绿的喜爱又毫无选择地寄托在花花草草上。从小便爱上了摆弄花草,特别是绿得可人,终年显绿的花草。在北方,漫长而枯寂的冬日,屋中摆放上几盆绿绿的生命,那才是怡心逸情。

要说绿,还是要看那盈盈勃勃的绿萝,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通透的绿色,通过眼睛,渗透到心,唤起内心与绿萝共存的生命力,真有说不出的愉悦。我家种植绿萝,已经有数十载,繁衍了一代又一代,绿萝始终与我相伴相随。我对绿萝向来是恩宠有加,开口直径几十厘米的大花盆,土壤肥肥沃沃,水大粪勤,绿萝长势喜人,粗壮的茎,绿得发黑的叶子,透着亮光。这大盆的绿萝是我的最爱。

绿萝

◆河北·保定市·史连永

儿子顽皮,见绿萝长势喜人,就狂浇水,想打乱它的身形,我时常狠批儿子的顽劣。尽管绿萝受尽儿子的折磨,但丝毫不减它的长势。儿子终于想出了一个歪主意,要试试绿萝的生命力。家中有一把废弃的茶壶,儿子把茶壶装满土,在壶嘴儿也塞满土,然后,掐了一枝绿萝,插入壶嘴,细细的壶嘴,插上一根绿萝,还美其名曰,玉壶吐碧。儿子的创意让我可笑又可气,心想绿萝一定活不成了,由着孩子家玩吧。

我不再关注绿萝的死活。过了些许天,儿子喊我,爸爸快看!只见儿子手捧茶壶,茶壶嘴中的绿萝盈盈环绕,勃勃生机。我眼前一亮,忙搬过茶壶,细观绿萝,这绿萝在这细口里安家落户了,生根分叶,虽不如大盆中的绿萝茁壮,但也呈现出它的秀气精致,绿萝和茶壶融为一体,还真应儿子所说:“玉壶吐碧”。

我鼓励儿子在壶中也插上几枝绿萝,放在茶几之上,别致而精巧。从此,我更加喜爱绿萝,不但喜爱它绿绿的叶子,更喜爱它无处不生的顽强生命力。

痴情猫咪花花

◆[江苏·苏州]徐振琪

面对美食——鸡翅膀和鱼尾巴,心不在焉地咬几口,抬起头望望窗外。晚上睡在临时为它拾掇的柔软纸箱内,半夜却不见了,哦,它蹲在客厅发呆呐。我们又抱它进猫窝,花花,感到陌生吧?过几天就习惯了,这里才是你温馨的家,爷爷奶奶多么爱你啊!

天快亮时,我们被猫叫声惊醒,到了客厅,吓一大跳,只见花花爬在气窗上,怎么也钻不出去。外面窗台上,一只黑白猫向屋内探头探脑,似



乎在接应花花“张生跳粉墙”。妻一眼认出,这只丑陋的母猫正是花花的情侣。我说,它们要“夫妻”相会,开窗吧。妻说那还了得,开了窗一到晚上我家成了流浪猫的天下了,纱窗被抓破已经换了两次,家里满是跳蚤,还引起小孙孙皮肤过敏。再让流浪猫猖獗,女儿就不回娘家了。

别无他法,第二天我们用绳子把花花拴了,让它断了思念情侣的念头吧。

可天亮前我们又被猫叫声惊醒,花花挣脱了绳子,又试图“跳粉墙”了,外面窗台上接应的,除情侣外还有4只小猫。花花“哇——,哇——”地嚎叫,窗外的大猫小猫“喵乎,喵乎”地呼应,在寂静的晨光里,显得格外清晰、凄凉。

这是祈望骨肉情侣团聚的发自心灵的呐喊啊!

看来,留不住花花了。我和妻对视一下,心豁然开朗,打开窗子,目送花花在骨肉情侣的簇拥下欢蹦而去。

花花,祝你们一家幸福地生活。

芙蓉鸟孵蛋记

◆孔强新

自从我喂养的那对芙蓉鸟中的雌鸟不幸溺水身亡后,我已好几年不孵化雏鸟了。每当立春过后,我看见那只雄鸟在笼中躁动不安地跳上跳下,不停歇地鼓动着喉部,婉转地啼唱着,便滋生一种于心不忍的感觉:不能让它失去伴侣后再苦苦等待了,该给它寻找一个新配偶。

我找到同一小区里喂养芙蓉鸟的老周,问他讨了一只多余的杂毛雌芙蓉。我的那只雄鸟俗称桂皮,毛色像桂皮一样,还有点微微泛红。讨来的雌芙蓉是杂交鸟,羽毛桂黄里夹带着咖啡色,像穿着件花衣裳。杂色芙蓉鲜有买主,虽然也善鸣。我喂养芙蓉图个乐趣,管它值钱不值钱。

杂毛雌鸟放进笼里,桂皮迫不及待地扑上去求爱,招来对方一通乱啄。两只鸟你啄我扑,一场好斗,半天下来,笼底散落了不少羽毛。三五天过去了,它们不打不闹了,偶尔有了亲嘴的动作。其间,我多喂些蛋黄和青菜叶,为它们的相爱增加营养。

一天早晨,我往笼里添食换水,杂毛雌鸟伏在窝里,我试探着用小木棒赶它出窝,它赖着就是不挪动。我略用力,它才极不情愿地跳出去吃食。我看见窝里有只小指头大小的淡青色的蛋,它果然下蛋了。

杂毛雌鸟一连下了5只蛋,它除了偶尔吃吃喝水,没日没夜在窝里孵蛋。雄鸟经常跳到窝边反哺雌鸟,杂毛雌鸟毫不客气地张大嘴,像雏鸟一样接受雄鸟的反哺。每当杂毛雌鸟跳出窝,自己吃吃喝水时,桂皮雄鸟立即跳到窝边,像卫士一样守卫着窝里的蛋,直到杂毛雌鸟重新进窝才离开。14天后,第一只雏鸟破壳而出了,就像小小一团肉丸,有点淡淡绒毛。第15天,第二只雏鸟也出现在窝里。不料以后3只蛋却再也不见动静,显然是没有受精的死蛋,我取出扔了。大概雏鸟孵出后的第二天,雌鸟开始给它们喂食,雄鸟也不失时机帮忙喂食。雏鸟小嘴越张越大,吱吱声也越来越响,个头日长夜大,羽毛也越长越多。10天光景,它们的个头超过了鸽子蛋,20天后羽毛丰满,跟着鸟妈妈跳出了窝。我惊喜地发现,它们竟然不夹带一点杂色,活像是纯种的桂皮,只是毛色比鸟爸爸淡了许多。又过了个把星期,雏鸟的尾巴长得像它们父母一样长,看着它们还是张着嘴向父母讨食吃,我果断地分笼,让它们开始独立生活。

